

離鄉、返鄉，盡瘁空軍三十五載

· 李崇善 ·

離鄉

時在民國三十六（一九四七）年底，華北地區的鄉村百分之八十被中共軍占領，中共方面稱「解放」，占領區為「解放區」。家鄉縣城原由國軍第三師駐守，第三師撤守後，把守備縣城的責任交給地方保安隊。共軍（八路軍）立即以人海戰術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縣城解放了。戰場上遺屍遍野，死傷不計其數。人民流離失所，四散逃亡！

解放區內每天都舉行鬥爭大會。處死地主、土豪、劣紳、惡霸、善霸等，說是讓窮人翻身，由人民當家作主。從外鄉鎮趕來許多窮苦百姓，瘋狂的到富貴人家搬運米糧、拿取衣物。然後把原屋主趕出家門，叫做「淨身出戶」，必須去外地鄉村乞討要飯、露宿街頭。這場窮人翻身，鬥爭清算的結果，讓社會秩序蕩然無存，一切倫理、道德，完全喪失。原本安祥樂利、和平寧靜的農村社會，頓時變成了瘋狂世界，神鬼不安的人間地獄。

這場戰爭帶來的殘酷，造成人民在極端恐怖、悲哀、苦痛、煎熬中委屈求生。沒尊嚴，受恥辱，沒前途，沒指望，無奈，無助，絕望到底！水深火熱，萬劫不復的煉獄慘狀，全都暴露無遺！

流落山海關

山海關此時由國軍范漢傑兵團駐守，城裡城外，到處皆兵，情勢緊張。國、共雙方，軍事對峙，烽煙四起，正是所謂的兵荒馬亂！當時天津華北日報的頭條新聞標題是：「榆關（山海關別名）大軍雲集，情勢內弛外張，大戰一觸即發！」

家父原服務於縣城郵局，縣城「解放」後，隻身逃到山海關，向山海關郵局報到，獲得收容安頓。與我取得聯繫後，我便由北平搭火車到山海關與家父相會。山海關郵局規模宏大，與財政部的海關共同使用「海關大樓」辦公。郵局王局長待人和藹，體念部屬，家父陪我去拜見王局長時，深受其安撫與鼓勵。因為戰亂，山海關郵局收容了附近地區至少五處以上因「解放」而撤出的郵局員工，他們的子弟也像我一樣，前來探視父兄。我在山海關郵局住了兩個禮拜，以木板搭建臨時牀鋪，自己做麵條、烙餅、煮飯，與家父短期的共同生活。在戰亂流落時期，能有如此際遇，真的要感謝上蒼！還要感謝郵局王局長，當然更要感謝政府的郵政制度！我於民國三十六（一九四七）年十二月，辭別家父，搭快車離開山海關趕赴北平，準備投考大學。

一九四八年筆者於四則銅梁空軍入伍生總隊「空軍第一關」前留影。



家父在分別前，從小包中取出一枚兩錢重的金戒子，要我帶在身邊，囑咐說：「留著必要時用，此後不知何時能夠再見！」這一離別，果真就是四十二個年頭！當時家父還只是三十九歲的壯年。我就

在這悽愴悲痛的心情下，於上午八時搭車，下午五時抵達北平！

北平待考

在北平，先是寄宿西城市立第八中學宿舍，與同學魯恩福互相勉勵，共同溫習功課，準備考學校。此期間，京山鐵路經常遭到中共破壞，時斷時續，家父寄來的經濟支援，也就時斷時續，弄得我有時一日都得不到一餐。只有自我期許，自我奮發，把意志集中在溫習功課上，把希望寄託在考取學校上。不放棄，不氣餒，以「君子自強不息」為座右銘！

投效空軍

民國三十七年初，經一位安徽籍友人介紹，認識陸軍第十六軍排長陸萬昌中尉，因為我們兩人都在自修功課，準備考大學，他非常歡迎我與他住在一起，共同研究課業，同意在他屋內為我加一張牀。他馬上陪我去拜會屋主閻先生，請求答允。

閻先生為人和善，樂於助人，同情我的遭遇，當場答應。此時閻太太有條件提出，想請我每晚利

1949年筆者攝於空軍預備學校操場。



1949年筆者〈右一〉與同學攝於東港大鵬空軍預備學校門前。



用一個小時的時間，為他們的女兒煥煥、兒子寶寶擔任家教。我當然樂於從命。

次日，我即遷住位於北平市東四牌樓七條胡同十五號院內；這是一個小型四合院，原為「日偽敵產」，後防勤務司令部（今稱聯勤）接管後，分配給該部陸軍閩中校攜家居住。閩中校籍貫安徽蒙城，四合院內有十餘間小型房間，住的全是安徽同鄉；計有：兵監部華少校（軍校十六期）、團管區蔡少校（軍校十五期）、陸萬昌中尉（軍校十九期）。另外還有在北平駐防的陸軍第十六軍安徽籍軍官董光曙上尉（軍校十七期）、姚振民中尉（軍校十九期）、曹元祥中尉（軍校十九期）等長官。這幾位官長後來全都隨軍來到臺灣，繼續報效國家，也一直與我保持聯繫，大家親如兄弟！惟陸萬昌中尉來臺後，又隨部隊開往舟山，舟山撤退時，他參加了反共游擊隊，任支隊參謀長，返回大陸，進入浙江四明山區，從事游擊戰。他誓死反共，決心救亡圖存，卻不幸在半年後，與共軍交戰時，為國犧牲。完成了他馬革裹屍，效命疆場的壯志！

陸萬昌中尉是安徽宿縣人，原任陸軍第十六軍排長，於收復張家口戰役時，中彈受傷，經後送北平陸軍總醫院療養，但願卻意住這個小型四合院內，方便補習功課。他渴望求知，利用時間自修，如果機會許可，他想在北平投考大學，充實自己。但是未能達成心願！讓他遺憾終身，頗為惋惜！

我有幸結交了安徽籍長官們，又蒙他們多方協助，鼓勵我投考空軍，為我解決了住宿問題，更協助我增加兩公斤體重，以通過空軍體檢，並主動把自行車借給我，去考場應試。考試錄取後，華參謀為我找到兩位少校級長官擔任保證人。我當年的困難，他們都替我逐一解決，算是送給我投效空軍的一「陪嫁」禮物！我對這些長官的誠摯友愛，感激萬分！終生難忘！

奔向空軍

三十七年四月，在北平東城的大同中學參加空軍招生考試，在六十六位合格應試生中，錄取了兩名正取生，我幸運的為其中之一。直到六月，北平「空軍招生辦事處」才正式奉南京空軍總司令部核准，錄取我為空軍通信學校二期正科班學生。十天以後，搭乘空軍運輸機，由北平西苑機場起飛，到達南京，停留兩週等候轉機，再由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，經漢口落地加油，直飛抵重慶白市驛機場。當即向空軍入伍生總隊的暫編第一隊完成報到，成為空軍的一員。這是我此生中第一次遠行，也是我與家鄉隔絕四十六個年頭的開端！

四川省銅梁縣境內有一個地方叫舊市壩，位於高聳的巴嶽山下，依靠在雍溪河旁。這兒是空軍入伍生總隊營區，總隊長是陸軍勞聲譽上校。舊市壩營區範圍相當遼闊，一進營區就看到兩座立式石柱，分別設置於馬路兩旁，石柱上刻著「民族復興路」，石柱上刻著「空軍第一關」，雄偉醒目，令人望而敬畏。進入營區後，看到一片大操場，四周是以院落方式建造的營房，有瓦頂房、有草頂房，每一個院落住一個入伍生中隊。

奉令遷臺

民國三十七年，空軍入伍生總隊奉令遷臺，同年十二月，隨隊輾轉來到臺灣。先是搭乘運輸機由重慶飛至南京，投宿於南京市成賢街的空軍訓練司

令部內，等候輪船，一等又是兩個禮拜。此期間膳食由同學們自理。所幸我們早有準備。住在空軍訓練司令部期間，大家輪流煮飯、熬油、做菜，吃自己揀來的米和肉，僅須採買些應時蔬菜。我們身上的棉軍衣，被油煙薰上了一層又黑、又厚、又發亮的油漬，確實有損軍容，但是在戰亂應變時期，能夠保持戰力，免於饑渴，也就無法兼顧美觀了！

益祥輪是一艘四千噸級的客貨兩用輪船，由空軍第五大隊包租，從南京下關碼頭直航臺灣。空軍訓練司令部徵得五大隊的同意，答允搭載一個區隊入伍生，約三十五、六人，共赴臺灣。但是沒有客艙，我們全部被分配在底層的煤艙裡，大家只得睡在煤堆上。

南京與上海間之長江中，有一個兩岸山勢雄偉的地方，叫「江陰」，地勢險要，扼守長江航道。我政府為阻絕中共軍隊渡江南下，在此部署重兵，配備大量重砲，是為「江陰要塞」。為避免遭到兩岸砲火誤擊，往來船隻均安排夜間通過要塞區。

當年的江陰要塞司令，是陸軍少將戴戎光長官，此人在緊要關頭，被女匪幹色誘，棄職投共，敗壞武德，背叛國家。讓共軍不費一槍一彈，順利渡江南犯，導致戡亂戰事，節節失利。深屬國家之大不幸！

輪船漸漸離離長江，經過崇明島，進入黃浦江，黃（長江水）藍（海水）兩色海域，浮現眼前，船身開始搖擺，原來輪船已經駛入大海。兩個小時後，大家身體逐漸失去平衡，有人感到頭暈，有人想要睡覺，又有人反胃想嘔吐，狀況百出。再也沒有人有在甲板上東張西望，觀賞風景的雅興了！

海上風浪，令輪船忽起忽落，忽左忽右的搖擺不定。大多數人無法承受，難過至極。兩天兩夜的海上生活，可讓同學們吃盡了苦頭。十二月二十五日傍晚，終於在基隆港踏上陸地。當即搭火車到臺北市，大家就在火車站露宿一夜，次日清晨再搭火車南下屏東東港大鵬灣。我們將要在大鵬灣停留六個月以上，在由「空軍入伍生總隊」與「空軍幼年學校」合併成立的「空軍預備學校」裡重新接受入伍，如此才能算是正式完成入伍教育。

當年預備學校教育長楊紹康中校（中將退役）

訓話時肯定的說：「預備學校的建校史上，一定會將《通信十二期正科班入伍生》的辛勞貢獻，編成輝煌的一頁！」

千里馬、棟梁材

入伍結業是在民國三十八年的七月。結業典禮的貴賓空軍官校校長胡偉克上校（中將退役）致訓詞時提到：「各位今天雖然已是『良駒』，但是空軍需要的是『千里馬』，各位今天雖然已是『良材』，但是空軍需要的是『棟梁之材』。自今以後，空軍仍然要不斷的訓練，使各位成為千里馬，不斷的栽培修剪，讓各位成為棟梁之材。方能為空軍所用，國家所需。」這段訓話，我永遠牢記在心，督促自己，不斷反省，一定要跟上空軍時代的腳步，精益求精！

岡山入學

民國三十八年八月，通信十二期正科入伍生踏進了空軍通信學校的大門，這時我們的身分由入伍生變成了學生。開始接受兩年的軍官養成教育。當年空軍因為是科學兵種，舉凡飛機、裝備、武器、通電、儀器、航管及場站等設施，千變萬化，日新月異。所以幹部培訓，必須與時間競爭，搶用每個人一生中的青春時光，以「最短最佳」之「邊際效用」理論，採用無寒暑假之兩年學制，來完成一貫性的軍官養成教育。服務期間，再在職複訓方式，不斷施予新科技學能教育，來滿足空軍時代性的學技需求。直到近些年來，空軍當局改進學制，確定學位，總算能跟上時代的方向，加緊腳步，急起直追了！

畢業任官

民國四十年八月，由空軍通信學校畢業，分發到空軍各級部隊，擔任無線電維修工作，進而接受在職複訓，取得電子工程資格，重新分發到作戰部隊，擔任電子維修、電子反制、電子情報分析等工作。從准尉三級到上校十二級，都沒脫離電子工程的範圍。

我於畢業前，曾去看望服務海軍警衛團的姚振民上尉，感謝他多年來給我的鼓勵與照顧。他把當年服務陸軍第十六軍時，因功獲得之PARKER鋼

筆，送給我作為畢業紀念禮。讓我深受感動，連忙稱謝，視為珍寶，永遠留存。姚長官以陸軍上校官階退役，如今年逾八旬，身體健康，家庭和樂，子女有成，喜歡吟詩作賦，在家頤養天年！

我自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入伍算起，至民國七十二年二月退役，計服務空軍三十五載！我對自己有機會盡職空軍，效忠國家，倍感榮幸，倍感驕傲，誠摯感恩！更不會忘記，當年在北平時的皖籍陸軍長官們，給我的協助與鼓勵！

返鄉

民國八十一年，我在政府開放大陸探親政策下，以老父年逾八旬，患病在身，奉准返鄉探親。這真是天大喜訊，我終於可以返家探視親人了。興奮得讓我一連三夜都無法入睡！

在旅行社協助下，辦妥一切手續，由長子陪同，終得在家父八十一歲生日前三天，啟程還鄉。經香港轉機後進入大陸。當時心情激動，感慨萬千！思潮洶湧，幻化矛盾。多年前都是暗夜晴空，與長官同仁共同駕機，

1992年返鄉與家父（前排中）慶善二弟（前排右）東善四弟（後排右）姪女兩位（後排右二、三）及筆者（前排左）影。



深入大陸執行戰略偵察，行為敵對，心情緊張，當敵我空中遭遇時，真是驚險萬分。如今白晝時光，以合法文件，乘民航客機，返鄉探親，人倫理性之旅，心境平安。心緒翻騰，感觸良深，驅使我隔窗外看，這片寧靜大地，昔是敵陣，今為家鄉，遊子在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的路途上，歸心似箭。飛臨長江上空時，讓我想到當年的「江陰要塞」。飛抵北京上空時，讓我想到當年的「投考空軍」。我終於平安的回來了！回到我闊別四十多年的家鄉！

走出北京機場，在接機的人群中，看到了二弟慶善及其他幾位陪伴，只聽到聲音是在喊我大哥，但是我卻都不認得。當晚就住宿於慶善二弟家中，二弟特別在小客廳中，利用木板搭建臨時雙人牀。一夜翻來覆去，未曾入睡，睜眼到天明！

次日早上，在二弟全家人陪同下，由北京前門車站搭快車，走京瀋鐵路，返鄉回家。在家鄉最近的北戴河車站，換乘汽車。家中的弟弟、妹妹、侄兒、姪女都來歡迎我這位遊子大哥還鄉！這時二弟輕聲的告訴我說：「父親生病住在縣立醫院裡，咱們先去醫院看望父親！因為怕你著急，所以在路上沒有告訴你父親住院的事！」

一進入縣立醫院的單人病房，父子兩人立刻抱頭痛哭，泣不成聲！這是我企盼了四十多年的願望，這是我夢寐以求的真實相聚！這是我多次流離失所，音信斷絕換來的父子團圓！痛哭吧！用淚水來表達這父子團圓的歡愉心情吧！

家母已於二十年前往生，當年的簡陋墳墓，早已被耕地重整，失去方位，無從尋覓，只好免除祭拜。三弟由安徽合肥、大妹自陝西洋縣都獲得公假回家團聚。幾十年的闊別，有說不完的話題，數不清的遭遇，多少受不了的委曲，說個痛快吧！

一共花了七天時間，完成嚮往四十六年的返鄉團圓！在萬分不捨的情況下，我必須忍淚辭別家人，與長男踏上返臺回程！

結語

人生如夢，夢如人生！在離鄉四十六個寒暑裡，盡瘁空軍三十五載，又能於除役後，返鄉團圓。這就是我的夢，也是我的人生！